

寒山古籍叢書

疑庵詩

〔近〕 許承堯·撰



I 222
313
3

安徽古籍叢書

疑庵詩

〔近〕許承堯・撰 汪聰徐步雲點注

BH62A11



C 015131

丛书常务编辑·诸伟奇 杨应芹
责任编辑·诸伟奇
装帧设计·宋子龙

安徽古籍丛书

疑庵诗

(近) 许承尧 撰 汪 聪 徐步云点注
吴孟复 朱一清 审订

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办公室编
黄山书社出版 (合肥市金寨路 283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安徽省出版总社激光照排服务部排版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3.75 字数: 340,000

1990年5月第一版 1990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1500

ISBN 7-80535-161-9/G·64 定价: 6.15 元

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

顧 問 張凱帆* 丁繼哲 王惠鵬 光仁洪 杜維佑 李天敏 李廣濤 胡 坦 胡雲龍 侯 永
主 任 魏心一
副 主 任 陶有法 蔡德麟
委 員 吳孟復 金隆德 祖保泉 鹿世金 賈文昭 黎 洪 劉景龍

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基金會

理 事 長 崔劍曉
副 理 事 長 丁繼哲 杜維佑 胡 坦 潘鏐鐸
秘 書 長 朱 揚 汪慎琳
理 事 田昭臨 李庭榮 李炳忠 吳存心 汪石滿 沈基政 馬素英 孫智林 陳昌茂 陶顯斌
張其果 張金環 張振明 張繼忠 萬洪翹 鈕 漣 鄭英保 潘培咸

安徽省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

學術顧問 王子野 吳小如 吳作人 吳組緇 周一良 周紹良 金克木 宛敏灝 胡道靜 殷煥先
張滌華 舒 蕪 蔣元卿

主任委員 吳孟復
副主任委員 金隆德 施培毅 祖保泉 賈文昭
委 員 朱一清 朱世力 汪福潤 沙宗復 徐凌雲 殷呈祥 孫文光 梁垣祥 傅玉璋 劉學銘

* 以下按姓氏筆畫排列

安徽古籍丛书编印缘起

伟大祖国，历史悠久，典籍丰富。我省地处南北之交，学术尤擅其盛。数千年来，哲学、史学、文学、艺术、语言、科技，作者辈出，著述如林，或自名一家，或蔚然成派，多为中华民族文化之精华，有裨于社会主义文化之建设。允宜及时整理，以广流传。

奥自明清，以至近世，南北郡邑已有泾川丛书、龙眠丛书、贵池先哲遗书、南陵丛书诸刻。一九三一年，复有安徽丛书之编印，所收皆皖人著作，分期影印。出至第六期，以抗战军兴而中止。盛业未竟，论者惜之。

今者，中央倡导整理古籍，我省领导对此尤为关心。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几经商讨，决定编印安徽古籍丛书。最其体例，约有数端：一、所收皆为历代皖人著作。地域，以现行省区为准。时间，一般以成书于「五四」之前为限。内容，以文、史、哲为主。二、整理方式：包括辑校、标点或注释，尤注意于稿本、稀见本之搜辑与传布。校勘，力求采用善本为底本，校以他书，或加补辑、编次。标点，采用新式标点。注释，务求精确，但不作烦琐考证。整理中，尽量吸收国内外研究的新成果。三、先秦、两汉著作及文字、训诂之书，皆用繁体字，其余则多用简体字。版皆竖排，以期一律。四、凡热心于本丛书编印及捐资助刊者，得于书内题名。

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

一九八九年七月

简论许际唐先生（承尧）的疑庵诗（代前言）

吴孟复

一

钱仲联教授论晚清四十诗人（见清诗研究论文集），吾晚许际唐先生为其中之一。许先生为近代爱国诗人，又是史志学者与书法家。一八七四年生于安徽徽州府歙县唐模村。其祖父先在江西为蒙学塾师，后「处乡里仍教读」，其父始「学贾于南昌」，「通书算，知物价」，后则「改营典业于歙之塌田村」，嗣又兼木业于浙江杭州（疑庵文剩先大父行状、先府君行状）。许先生早年从同邑汪仲伊（宗沂）读书。汪与绩溪程秉钊皆学问淹洽，且留心时务，兼重新知。许先生既本家学，亦受师传，不复以江戴诸儒之经学自局。就其文剩、随笔及集联（均稿本，现藏安徽省博物馆）来看，先生早岁喜读黄宗羲明夷待访录、章炳麟馥书、谭嗣同文集与仁学，且与邑之青年共读译述之西书。于诗则肆力于李贺、李商隐者深。集联中以集两家者为多，亦有集龚自珍句者。由诗集中所言者看，则又旁涉郑珍、金和诸家之作。由此可以窥见先生早年读书之大概，并见其思想之渊源。

旋中光绪甲午科举人、甲辰科进士，点入翰林，为庶吉士。明清两代皆以翰林为「清华之选」，俗所共荣。而先生才入翰林，即告假南归，于徽州创办紫阳师范学堂、新安中学堂，且自任监督，其祖父于族中办小学与女学，盖亦由先生所主张。先生尝谓：吾国「致祸之本」，「盖导之二千年以来，而

最近百年为尤甚，其源在于「胥国中之人才，皆腾踊于奋进于利禄之一途」，他认为「根本之救治」，「亦在驱天下之人才，尽出于农工商之途，而淘汰其利禄耽仕之心理」，「入手方法则自改良教育始」。（上袁尚书书）。其创办师范也，勉诸生以「三义」：一爱国，二爱身，三爱时。其目的在于「以期教育普及」，从而「藩（保卫）国」、「卫种」、「利群」、「革汗习、存国粹」（紫阳师范学堂成立日告诸生文）。其时，先生还与黄宾虹丈等，据黄宗羲之非君论，秘密组织「黄社」，鼓吹革命，自任理事，而黄为助理。一年后，为人告发，社员四散。先生乃辞去学堂职务，重入翰林院读书，散馆授编修，充国史馆协修。翰林本系闲职，无官守言责。先生自言「冷官萧然，常扃户」，「昕夕诵读」，亦或「适市求书」（与汪鞠尚书）。先生之博览群书，究心文献，盖即始于此时。

先生虽是清朝老翰林，而与一些自命为「遗老」者有所不同。他在诗中说过：「不用铜驼悲」，在随笔中更斥那些「假为高名，时自标揭」者，于郑孝胥等尤深致谴责，斥其「无远识且近谄诈」。南归时，应皖督柏文蔚聘，任全省铁路督办，筹建芜屯铁路。不久，柏等讨袁失败，先生遂去职，而路亦停顿（直至解放后其路始建成通车）。彼时军阀混战，中原鱼烂。先生随甘肃督军张广建入陇。观其入陇琐记，不特描绘山川风景，且注意于工商矿业。玉树调查记文中，又明言有「实边」、「固圉」之意，但「格于势而不得行」。浮沉宦海，无能有所作为，于是辞职回乡，遂专力于地方文献。

先生主编歙县志十六卷，搜采广博，考订精核，为地方志中之杰构。又独撰歙事闲谈三十一卷，尤为博雅。（黄山书社即将出版。）安徽丛书之编辑印行，先生亦有力焉。先生在京、在甘肃皆曾注意文物之收集，于徽州先辈遗墨，尤为珍视。凡所藏唐人写经及其他名家手迹，多亲自鉴定，手加题跋。

（诗集中亦有题咏）。解放后，归于安徽博物馆。先生保存文物之功实不可没。先生评论书画极精，尤推重明季诸老，若石涛、八大诸人；而于名重一代之刘墉则颇有微词，于此又可见先生之艺术思想。至先生自作之书，融化篆隶，兼采汉简，生面别开，不特不袭赵、文、董、刘，亦不规规于邓完白、包安吴。

「九一八」以后，外患日深，内战未已。先生在党的「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」的政策感召下，认识到「吾国终亡定不然，曙光一线在均田」，其爱国思想，有了新的发展。当新四军到达徽州时，先生曾亲往劳军，当皖南事变时，先生满腔悲愤，写出「野老负暄忧外患，客来垂涕说萧墙」，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，写了不少揭露、谴责的诗篇。

许先生生当晚清，即我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之时。民族灾难，十分严重。用先生自己的话说，即「外力横厄」，「非澳前辙，言之寒心」。当时「海内志士，响和景附，舌枯笔秃，争「思」有所改革，以固吾国藩户」（徽州府学堂告诸生文）。先生实亦仁人志士之一。其爱国之心情与改革之愿望，与其他先驱者基本相同。其后，他看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弱点，而又未能找到新的道路，因而消沉退隐，然其忧国忧民之意，犹时时见于文字之间。晚岁，名声渐高，酬应较多，然写实讽喻之作，乃多于早年、中年。至于歌咏山川，敬恭桑梓，网罗文献，表章幽微，是亦贤者之用心，于社会、于文化，亦未尝无所补益。其书，则自谓「学书尚气势，恣汝力屈铁」（学书偶作），与其诗之「横空盘硬语，「妥贴力排纂」者，义有相通。

先生论诗，以为

时代迁则言必有异。今古不相肖，要能自写其情者为佳，否则，假衣冠而饰言笑，命之曰「优

孟」
(汪治亭诗序)

先生自己所作的诗，「殊呻窃吟，抽思冥冥，大言小言，九地九天」(吴承仕序中语)，是近代爱国志士在民族灾难深重时所发的呼号，是这一时代诗风的体现。它不同于唐宋，亦不同于清初与乾嘉。

从清初到乾嘉，诗坛标帜，有「神韵」、「格律」、「性灵」诸派。「神韵」派的「二鳞一爪」，固不足以表现如此巨大深刻之世变，「格律」派之温柔敦厚，亦不足体现「冲决网罗」之精神，「性灵」派，亦重言情，但徒取纤巧，气魄不足。故皆未足以一新风气。道咸之后，外侮日亟，有志之士，奋走革新。在学术、思想上，包世臣、龚自珍、魏源为先驱，在政治、军事上，林则徐、姚莹尤负众望，而张穆、徐松之研究西北地理，亦意在巩固统一，捍卫边疆。至于诗歌上，龚之成就尤高，影响尤大。与龚相先后的，如郑珍、何绍基则开「同光体」之先河，而谭嗣同、林旭、陈三立更躬与「戊戌政变」，诗亦为革新之诗，还有金和、江湜，语近白话，自有特色，至黄遵宪遂张「诗界革命」之帜。许先生所言「时代异则言必有异」，当即指这些而言。

许先生早年之诗，正是在龚黄影响下，走革新的道路。初刻甲集中如言天诸作，极似黄遵宪，后来自己将其删去，大约即因其太似之故。其自言「早岁学长吉、义山」，后「学昌黎」云云，实则所作更近于龚黄与陈三立。本来，他们所处的时代相同，从革新政治到革新诗歌，其志趣抱负，大体亦相近似。盖当民族灾难特别深重之时，先进之仁人志士思深虑微，悲愤深广，非借托「怪怪奇奇」之语，便不足达其深挚幽微之情，这与「假衣冠、饰言貌」者固自有别。

先生之诗，以肝胆示人，由热血喷出，如：

我有肝与胆，稜稜持示君；醉歌消日月，谈笑起风云。热血向谁洒？微躯何足云！

(我有之一)

剑光照胆不照心，潜然抱剑空哀吟。欲沁泪痕作新锈，比较血痕谁浅深？

(剑)

抉剔心肝余此血，固应化作碧琅玕。

(有寄)

还有行野诸诗，很象李贺，也象龚自珍与陈三立。至爱国之激情，与鲁迅的「我以我血荐轩辕」，亦颇近似。

恒卫周天亿万星，是何世界绝冥冥。梦中一夕曾游遍，宝树琪花总有情。

万绪千丝歧复歧，浇愁种泪渐成蕖。梦中亦自悬孤照，莫尽爱花横出枝。

(梦痕之一、三)

前者语言似黄，后者格调似龚，明眼人一见即知。重要的是：眼界的广阔，思虑之深至，是那一个时代仁人志士之共同心声，而不是唐宋之成规，乾嘉之别调。我们这样说，并不是贬低先生之诗，恰恰相反，只有看到先生诗中的思理渊微，形式奇特，与当时先驱者的步趋基本相同，才见得先生之诗是真能「自写其情」，并成为时代之心声，才能看到：在「五·四」以后的新诗出现之前，旧体诗是怎样经历着一个自我革新的历程。先生三十自寿诗中言：「放歌且复为新声」，是新声才是好诗，因为它不是「优孟衣冠」。

三

先生经历了近代、现代史上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，其爱国忧时之情，往往触事而发，冲口成诗。如：

匝地风云暗，凭城虎豹嗥。苍生泣高俎，碧血满欧刀。

（匝地）

写「八国联军」侵入北京，揭露侵略者的罪恶。

朝露人如鸡犬贱，秋霜天助虎狼威。

（飞檄）

写军阀混战及其给人民带来的灾难。

还有「一姓再兴原不许，万方多难更谁纾」（彼黍），斥责张勋复辟，「少康非所论，伪豫岂堪辱」（屋社），则斥责伪「满洲国」。先生虽是清朝老翰林，但不同于某些以「遗老」自居的人，这也是先生

爱国思想的具体表现之一。

还有：

不眠禁过夜漫漫，拨尽其灰老泪寒。留得寸根犹望藁，忍心掘地苦相残。

（戊寅秋词十首）

兄弟阋墙终御侮，古人语简意渊微。起来漱齿清溪侧，三复风诗泪满衣。

（塞耳六首）

谴责国民党之内战，并希望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。而「我为冤禽一惋伤，微躯极贱海难量」（杂感十一首），则讽刺汪精卫。老人爱国之心，真挚恳至，爱憎分明，尤为难得。

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先生又写了痛定篇，其中县长来、老估叹、乡长寿、官拥兵等等，对国民

党反动官吏的剥肉吮血，致使百姓「鬻地卖田」、「店门尽闭」，以至「连村一夕夷为墟」，「道途变色口无声」，揭露得尤为深刻。

集中还有不少描写农田荒芜，农民贫困的诗，如：

屋小茅如发，田荒草似秧。

（由祁门至安庆道中杂诗）

龙蛇既已起，鸡犬安得宁？至今闾里间，两日一食并。

（石壕村）

今岁秋成原不恶，最怜户户只空仓。

（老农）

表现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；另一方面，则对反动官僚的骄奢淫逸、醉生梦死，也给以深刻的揭露与抨击，如：

贵人贵唾咳，呵叱亦矜宠。悲哉斫士气，陆沉彼作俑。

昔输昏夜金，今酌明堂酒。家居不足惜，惜落纤儿手。

又如：

眼前享受佳，塞耳不闻声。邻家哭甚哀，听之伤我情。

眼前享受佳，人间无可哀。盈盈好花朵，汝自按时开。

眼前享受佳，吾哀在鸡豕。彼昏乃怡怡，吾亦为尔喜。

（眼前享受佳）

「正言若反」，感情尤为强烈。先生自言：「吾识杜陵叟，实介贞曜翁」（论诗）。意谓由孟郊而学杜甫。先生这类写实诗篇，确似杜甫与孟郊，有的则与梅尧臣、王安石相近，但这也不是形貌似似，而是继承了他们的写实精神。

四

许先生诗中，有一大部分是歌咏祖国山川的，妙在即物赋形，穷神尽态。首先是写黄山与西北诸山之诗。就黄山诸诗言，刘龙慧（堪）先生谓「自有黄山以来，游者不绝于代，而无此奇妙」。如游黄山发容溪：

振衣窥初祖，先睹万儿孙。儿孙敬肃客，头角近可扪。秀、顽、慧、愿、悍、倚、立、踞、跃、蹲。殊意即殊象，万态诡以繁。森森不可纪，愈觉初祖尊。

从宏观着眼，以拟人传神，真把黄山群峰写活。这只是初入山时所见，因而更能引人穷幽探胜之兴。其中「秀顽」两句中选用十个各自独立的实词，取法韩愈而加以变化，显得更为简洁、自然。

其具体的局部的刻画，也很生动。如：紫云庵之「孤庵占泉窟，万竹声琅琅。门外碧成海。冻雨生晚凉。浴罢踏溪石，湿云满衣裳」；水杨村之「枫丹通石气，洞碧覆泉声」；观瀑之「百丈瀑甚柔，乃与凡瀑异。如绵贴峭壁，雅步从容坐，端正不旁挠，仍含婉曲致」；光明顶之「万峰俱肃立，云气与相扶，奇秀拈髯得，苍茫振臂呼」，皆善于捕捉特征之形象，作最生动之描绘。至其清凉台观云海：

丝丝复缕缕，徐自无之有，斑剥更陆离，尚复辨丘亩。瀰然渐欲融，海意仍未厚。忽尔成波涛，平陆看已葦，忽尔涌峰嶂，突起势雄陡。蓬蓬或分析，依稀别成数。既析又浑涵，上下忽陵蹶。或肖巨槎移，或化怒蛇走。巍峨起楼阁，窅窅开户牖。日光喷射之，灿灿金碧帚。横扫神山三，净拭大州九。惊呼不及瞬，万态一回首……

既写云海涌现之过程，又状各种各样的异态，工为形似之言，而挟以奇气，真惊心动魄，妙绝前人。若

黄山杂诗中之「峰顶作儿戏，云外恣跳踉」。「一松依一石，棱棱若雕镂。松乃肖石形，石亦松之族」。「小峰散为笋，含即成崇墉，小笋聚作林，大峰为之宫」，又若重过治舍「连峰成百折，一径入青苍。水净涵林碧，山虚满竹香。飞桥凌薄霭，峭壁蓄秋光……」不惟设想之奇，尤见写景之妙。

至于写西北诸山者，有的刻画奇丽，气象开阔，如「好山如锦绣，古色间红紫。开轩临大河，俯揽风日美。高原距地脊，万态雄起止。跳荡贯中原，即此溶溶水。蛟龙抱城阙，偃伏改首尾。冲融涵长天，净展蔚蓝纸」(偕林子豫游金城关)，山水兼写，动静交错，雄奇、明净，融于一篇，而「河张古镜奁，天染蔚蓝纸，微波送一叶，万象各欢喜……」镜头如飞溅，咫尺惊沙起，横扫大漠来，千里怒未已。全河供一喷，巨浪立齿齿。」(河套中遇大风)，则通过大风前后的变化，写出另一种奇观。至「坏堞缘山远，长河抱地圆」(宁夏)，「平梳千洞紫，细贴万鳞青」(陇坂)，则雄阔、工细，各极其胜。还有「乱山衔日紫，衰柳绾烟黄。疲马思投枥，鸣鸡竞上墙」(秦峪)，则风景画中兼有风俗画，尤见地方特征。

至于江南风物，如富春江二首之「半弯挑菜路，百丈钓鱼矶。水爱天然净，花怜雨后稀。」归舟过深渡夜泊：「竟夜萧疏篷背雨，为人呜咽枕边滩。」游灵金山道中作二首之「林隙漏天光，筛金碎夕阳。人依苔磴古，衣惹簪云香。」由杭归歙途中杂诗五十五首之「水气涵山山影横，市楼人语入江声，夜中缺月窥云出，荡漾灯光几点青。」「行行西上入桐江，江畔参差舣钓舫，一角斜阳万堆碧，乱云拖雨过篷窗。」山明水净，的系江南景色，但钓台、滩声、林光、渔火，又各有特色，其中或工笔精刻，或淡墨传神，复各因题而异。还有游城南公园之「缘路凄蝉满，粘天老绿寒。」春末游公园之「鸠声浩似弥天雨，花态娇如临镜妆。一碧化岚徐欲动，数株横水澹生光。此中微觉初阳艳，无意还闻小草香。任

是钱春双履懒，也应百遍绕银塘。」观察之细，体味之切，想象之丰富，而出之以嵌奇之硬语，更使人耳目一新。

五

从艺术言，其诗亦自有特色。

一、托意渊微，境多独造。如行野：

冬山自抱冬云睡，野田忽造霜天地。老鸦弄影黑团团，独屋钟声赴寒色。篱外横斜拒霜死，昨日秋魂呼不起，照眼无端见铁枝，喜汝先春孕妍理。

还有出门行、纪梦等，出于长吉，更似定庵。由于民族灾难太深重了，而作者的痛苦与思索又太深沉了，因而必须加倍用力去描写，有的还必须托之游仙、纪梦，才能驰骋上下，写出难言之情，也只有这样，才能突破康乾时代「神韵」、「格律」、「性灵」、「肌理」诸派之范围，而自成为新体与新声。

二、引进科学知识，而杂以先秦子书之语言，斑驳陆离，为古所未有。如：

挹彼海中盐，推知地年龄，掘地验礞石，略识太古情，窥镜骇万球，疑彼同生成。觐日光热见，化分原质呈。凡此新智识，得尺复得寸。……如适万里程，今日方聚粮。嗟彼夜郎国，自多萤火光。

（累卵十章之十）

茫茫九天酣以嬉，天上视天青无倪。某星某星详偶奇，……贯珠累累周不遗。就中人物怪且奇，人自造身傅以皮，以意巧构耳目施，……别有嘘吸神淋漓，着翅可泳着翼飞，屏去一切罗网羁。庄严未许人天窥。佛说百家言犹厄，槃槃地轴圆如规……

（茫茫）

以现代科学知识入诗，加以想象，用来丰富诗的内涵，扩大诗的意境。黄遵宪、麦孺博、宋衡与涂形、梁启超都曾这样努力探索过。许先生把它与韩愈的「盘空硬语」相结合，功力进了一层，尤其是「地圆人是蚁，天外佛为星。」（秋心之二）写得纯熟自然，在其同一辈人中，应该说是较为成功的。

三、与上述相联系的，是多用科学术语、国外译语（包括佛经语言）、边疆地名、民间俗语，自铸伟词，别开生面。如：

茫茫大宇中，脑电纵横飞。云何得比例，光线无差池。……

（言天）

回忆三十以前之岁月，如梦如影，如泡如露，如云如电，如风复如雪。脑花开，香未歇，就中原质日日更，嗟我一身新故不同，已分秦与越。

……挽我神经，有悲有欢，鼓我热血，有甘有酸。

（三十放歌）

我族昔根据，帕米尔之山……

（读书杂志）

言天言上帝，非指亦非马。空空洞洞中，何处有主者。

（同上）

在许先生之前，甚至在嘉道间，阮元、程恩泽等已试图用新词语入诗，但为之不多，且不为世注意，故先生这种努力，也还是一种开拓性的工作，虽未必遽跻成功，毕竟是有意义的尝试。

四、在诗的体制方面，先生似也有意突破五、七言的旧格，写了不少长短句与四言诗，在句法上也有不少变化。如出行，开头「打窗奇鬼声呜呜，壁灯暗绿鸂鶒呼」等四句，用的是七言，下接「寒鸡三号」等句，便转用四言。其结尾「扫除不祥，重见天日」之下，接以「天日光熊熊」，又是五言。最后，「敛乎退处，不尸其功」，则又是四言。这里要稍作分析，「打窗奇鬼」云云指的是帝国主义侵略，「怒飏挟张，应龙出蛰」，指中国人民之奋起反抗。「天日光熊熊」，则指中国之独立富强。「敛乎

退处」，则与左思的「功成不受爵」同意。句子长短不一，是随着感情的变化而变化的，因而豪奇凌厉，不仅是从形式出发的。

先生还写了不少五言绝句，且多为连章的组诗。如读书杂志四十章，新无题十一章，游仙七章，虫天二十章……每首各言一事，而合之成一主题。如读书杂志四十章，从中外儒佛、汉唐各方面立说，而归于无神论，反对宗教迷信，其中还指出汉儒之迷信，河图、洛书之非实，朱熹的「胆小」。虫天托物寓意，这种形式本是梅尧臣、王安石用过的形式，但由于多用新词，且加以散文化，故亦显示出新的特色。就题材说，如阿弥巴，更为前人所未道过。就思想言，如蜂之：

蜂，尔之劳逸，谁所均也？岂尔君之所役，尔为其顺民也？嗟呼！尔之有君，将其群其群也，尔之劳逸，胡不均也？

直似黄宗羲、唐甄文章，在诗中自是难得。

许先生虽曾是翰苑中人，仕宦中人，然而，他出身于教师家庭、徽商家庭，早年受当时一些仁人志士的影响，在政治上有改革的要求，在诗歌上也有革新的愿望。他的诗是近代启蒙者的诗，是旧诗与新诗中间桥梁之诗。自然也有艺术上不够成熟的地方，但这是时代的局限。人们不能由壮年之健全而笑早年之幼稚，这是一个常识。

只是先生中年以后，转趋消沉，无复早年之锐气，因而创新的尝试，未能进一步发展，而学韩、学宋之作则相对增多，如：

……既穷当变嗟乃尔，久假须还理亦宜。……死生出入须臾判，吾祖炎黄鉴在兹。

（猛思）